

钟国权 谢维健 著

洪聖蔡李佛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

钟国权 谢维健 著

洪聖蔡李佛

廣東省出版集團

花城出版社

中國·廣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洪圣蔡李佛

钟国权, 谢维健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6.10

ISBN 7-5360-4850-5

I. 洪… II. ①钟…②谢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3475 号

责任编辑: 麦 婷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江门市新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5.5 4 插页

字 数 230,000 字

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5360-4850-5/I·3807

定 价 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作者简介

钟国权 1955年出生，广东新会、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广东省传记文学学会会员、新会文联副秘书长、《新会文艺》执行主编。曾在《文学报》、《杂文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、《郑州晚报》、《澳门日报》及新加坡《新城小小说》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30余万字，1993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英雄泪》。



谢维健 原《新会报》副刊主编，曾在《南方日报》、《武林》、《炎黄天地》等省、市报刊发表多篇「藤李佛」研究文章；中篇故事《南拳李佛》获广东省委宣传部、省新闻出版局等举办的「第二届广东省期刊优秀作品评选」三等奖。



洪聖蔡李佛

序

新会，古称冈州，是南粤历史文化名城，位于中国珠江三角洲的银洲湖畔，有 1500 多年的历史。这富饶的地方，不仅青山簇簇，碧水悠悠，聚天地之灵气，且文化底蕴深厚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大量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、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“蔡李佛”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。

“蔡李佛”拳，岭南拳术一大流派，为广东新会崖西京梅人陈享所创，至今在广东、港澳、美加等地还极为流行。陈享创造“蔡李佛”拳及创办洪圣馆至今虽已 170 年，但其奇闻轶事和武术精髓总令人难以忘怀。关于“蔡李佛”拳的资料虽散见于地方典籍，但尚未见全面系统的记载。倘能把这丰富的文化遗产撰写成书，甚或拍成电影，使传之于世而启迪后人，将具有深远的意义。于是，在陈享公诞辰 200 周年之际，我们组织我区业余作者钟国权、谢维健撰写了长篇小说《洪圣蔡李佛》并付梓出版，以发掘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，再续那百年不老的传奇故事。

本书的出版是我们建设文化名城，繁荣文艺创作，扩大新会知名度及影响力的又一举措，也是我们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大体现。我们希冀本书的面世，能激发读者爱国爱乡的情怀，弘扬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精神，更愿以此提高广大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，延续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这宝贵的血脉。

本着对“蔡李佛”文化的热爱，新会区会城措华书城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，特此鸣谢。

江门市新会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二〇〇六年六月八日

楔 子

“蔡李佛拳”，岭南拳术一大流派，为广东新会崖西京梅人陈享（1806—1875）所创。陈享自七岁始，先后师从陈远护、李友山、蔡福，观山猴跳跃及鸟雀飞翔之形态，悟出武术进退攻守之道理，集三家拳派之长，于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创立“蔡李佛”拳。

“蔡李佛”拳法共四十九套，以“擒、拿、挂、捎、插、抛、极、标、顶、撞”十字诀为主，拳路气势磅礴，刚柔相济，别具一格，有“南拳北派化”之称。

“蔡李佛”之名，是纪念陈远护、李友山及蔡福三师及表示其尊师重道之意。“蔡”，代表师父蔡福。“李”，代表师父李友山。“佛”，则表示武功源于少林佛家，为纪念陈远护。蔡李佛拳中的“日月拳掌、前后三礼”乃向陈远护、李友山、蔡福三师致敬。

在李小龙的截拳道中的26个精华元素中，其中一项就是“蔡李佛”拳。在其首本武术专著《基本中国拳法——自我防卫的艺术》中，李小龙与其嫡传高足木村武之所示范的动作“插槌”，便直接来自于“蔡李佛”。换言之，在正宗的截拳道中仍能看到“蔡李佛”的影子，可见“蔡李佛”对李小龙及其截拳道的影响。

“蔡李佛”创派至今虽仅百余年，在广东、港澳、美加等地却极为流行……

第一章

—

凤目里充满了欣喜。

是一位年方十四的少女。俏脸精致。虽荆服布衣，不着脂粉，却别有可爱之处。

她灼灼的目光，追逐着眼前矫健的身影。

习武场上，陈享拳击攻守，随合刚柔。

青葵是陈远护众多弟子中唯一的女弟子。她父母早亡，师父至亲。

骤见她双眉一扬，樱唇微张。显然是低呼：“好！”

瞧得分明。陈享师兄身手好极了。抓、扣、削、拦、劈、抛、扫……招式干净，利落。

掌声雷动。

拳术过后，陈享退至场畔，从兵器架上抄大刀于手，舞起刀花。

白光似雪，围绕全身。

青葵眉飞色舞，连手中的长剑也扔掉。心情兴奋而复杂。

衣袖被扯。青葵纤手一拍，头也不回，轻嗔：“别玩。”她舍不得场里的人。

“青葵。”

青葵回头，原是义父。讪笑了：“义父。”

陈远护微愠：“取碗水来。”

阳光下泄，场内映日长虹，金光璀璨。

青葵纵然不舍，但义父饥渴，也唯有以最快速度，进屋倒一碗水递予义父。

陈远护却不喝水，掌底一翻。碗水箭般泼向场里的陈享。

青葵未料及此，心里一惊。出卖了少女心事：“师兄小心！”来不及了。

水泼到了。

“哗啦”声响，水花飞溅。

青葵一脸濡湿，狼狈不已。

陈享收刀，身上却不见一点水迹。

众师兄弟掌声似炸雷。

陈享鞠躬致谢。

青葵忘记了狼狈，用目光和灿烂笑容迎接师兄，丝毫不逃避。

反倒是师兄，俊朗的脸上平添一丝羞涩。

陈享走近陈远护：“师父。”

八年的悉心教导，果然没有白费。陈远护心里高兴，却不愿徒儿生骄。鼻孔里嗯了一声，“还算可以。”转身朝众弟子一挥手，“时候不早了，都回去吧。”说完，先徒儿离开，自回其位于缘福陈公祠旁的青砖大屋。

陈远护，新会崖西京梅乡人，曾在广州光孝寺习武，是福建少林寺至善禅师门下的俗家弟子。后来，慕名从肇庆鼎湖山云游至新会外海茶庵寺的独杖和尚武艺高超，又拜为师，学习“佛家拳”。艺成后回乡，在村中缘福陈公祠设馆悬壶，闲时授徒。陈远护拳术高明，名闻一时。

陈享，陈远护族兄陈大能之子。陈远护爱其聪颖，于其七岁时收为徒。还对其爱怜有加，每当夜深人静，常以秘术相传授。经八载，陈享已长成翩翩少年，“佛家拳”也近臻佳境。

众人一涌而上，七嘴八舌：“师弟，你的刀法好极了。”

“师兄可到会城当教头了。”

陈享道：“我学艺未精，怎敢去给师父丢脸？”

八岁的小师弟调皮：“师兄不去，让我去好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惹来众师兄弟炮轰：“小可去给师父丢脸呀？”

“怎么会？”小可身子一蹲，拉开架势，“我学了两年功夫，

怎么会给师父丢脸？”

不想跟小鬼纠缠，师兄拍打他的小脑袋：“快回家帮你娘做饭去。”

“我不要做饭，我要跟陈享师兄习武。”小可一下子跑到陈享师兄身边，扯他衣袖，“陈享师兄，教我功夫。”

陈享抚他脑袋：“小可听话，你先回家。师兄明天再教你功夫。”

“你不撒谎？”小可仰着小脸，伸出小指，“跟我勾勾。”

众人见此，哄然笑。

“小可不相信师兄？”

小可正色道：“不是不相信，我是认真。”

众人笑得人仰马翻了。

陈享忍笑：“小可，我跟你勾勾。”

“好极。”小可人小鬼大，伸出小指，与师兄认真地勾了勾。

“好了，小可快回家去。”

众人耐性有限，笑闹着簇拥小可离开。犹如随驾。

站得远远的青葵迎上，捧过一碗水，俏脸含笑：“师兄，喝水。”

陈享接过，一饮而尽。

“师兄，你真的不去会城么？”

“我不去。”

“义父有意让你去……”青葵俏脸忽然嫣红，“我也想你会到城去……”

陈享颇感意外。盯着师妹，不解。

他懵懂少年，哪知少女心事。

“青葵，周馆主重金邀请的是师父，可不是我啊。”陈享依然顾虑。

“鸟总要离巢的，”青葵说，“你不去，人家怎么知道有你？何况师父也说你行……难道你怀疑师父？”

见师兄仍然不悟，青葵有气，小嘴一撅：“罢了，不去算

了。”

青葵头也不回，径直进了屋。

“青葵。”陈享不知何事开罪这刁蛮的师妹。

阳光凶猛。

陈享将大刀放回兵器架，正欲离开，却见青葵。

屋檐下，青葵的脸孔冷冷的：“义父要见你。”

二

青砖大屋。

青葵引陈享进了厅堂，绕经天井，来到偏厅厢房。

房门紧闭。

“义父在里头，你进去吧。”青葵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“青葵……”陈享还欲说话，已只能望见青葵脑后那根马尾巴了。

门紧闭，只能敲门。

“师父。”

里面没应答，再唤“师父。”

“进来。”

陈享整理衣装，推门进屋。

房里香案上多了一个灵位，陈远护正在虔诚上香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

这房间是禁地，陈享从师多年，未曾进过，也不知此地还设有灵位。陈享见师父不语，不敢打扰，只俏立一侧，静候。

须臾，陈远护上香完毕。转身，吩咐陈享：“来，给师祖磕头，上香。”

此时，陈享才瞥见灵位上书“师尊至善禅师之灵位”。

陈享对师父陈远护的经历略有所闻，也曾听说师祖是声名显赫的少林至善禅师，但仅仅听说而已。师父对师承来历讳莫如深，绝口不提。年少好奇，陈享曾经试探师父师承，均被叱骂责罚。如是者数次，遂不敢追问。今日亲见“师尊至善禅师之灵

位”，心中大奇。

陈远护见陈享发呆，眉目一紧：“你干什么？还不快给师祖上香？”

陈享心中一凜，勒住心思：“是，师父。”

拈香三支，燃着，跪倒，磕头。

尔后，恭敬上香。

陈远护紧锁的眉目略舒：“享儿，你跟随为师几年了？”

“八年。”

“这八年来，为师待你如何？”

陈享一怔，不知师父意思：“这八年来，师父待我如亲儿……承蒙师父悉心传德传艺，徒儿没齿难忘。”

“享儿，你随我学艺，但对师门知之甚少。今日空闲，且让为师告诉你吧。”陈远护坐下，示意陈享亦坐，“20多年前，师祖至善禅师从福建少林寺来到广东，在广州光孝寺授徒，除为师外，还有洪熙官、方世玉、方孝王、方美玉、刘裕德、胡惠乾、意千斤、李锦纶、谢福三、梁亚松诸师伯。后来，师伯胡惠乾一心为父报仇，遂找‘锦纶堂’的机房仔报复，谁知失手打死了武当派冯道德的徒孙牛化蛟、吕英布，从此武当与少林结怨。后来结怨日深，冯道德那厮为了消灭我少林，竟投靠清廷当走狗，助纣为虐，残杀我反清义士。”

“哦？”陈享想不到传闻竟然是真。他更想不到，大名鼎鼎的洪熙官、方世玉、胡惠乾竟是自己的“师伯”。

空寂厢房里，陈远护越说越悲愤：“后来，师祖重伤圆寂，胡惠乾、刘裕德战死在西禅寺，意千斤与方世玉也相继受害。无可奈何，为师为了逃避清廷追捕，也只得隐世埋名，于此忍辱偷生……”说至此处，竟泣不成声。

陈享见此，心中一动。

原来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

稍顿，陈远护道：“武当倚仗清廷势力，大肆诛戮少林弟子。如今少林弟子死的死，藏的藏，南少林一脉已元气大伤，根本难

以回复昔日声望。为师已将平生所学全数授你，唯望你能有朝将它发扬光大，反清复明，重振少林。享儿，你能做到吗？”

陈享怔住。

师父推心置腹，将如此重大的师门秘密告诉自己，绝对是全盘的信任。但反清复明，重振少林……如此重任，自己能承担得了吗？陈享又想，师父主意既定，自己岂能置身事外？

“反清复明，重振少林。享儿，你能做到吗？”

陈远护目光炯炯，逼视陈享。

陈享心知责任如山，义不容辞：“师父放心，徒儿必竭尽全力，助师父反清复明，重振少林。”

“好极。”陈远护大喜，“会城周馆多次重金请为师当教头，为师不欲过分张扬，惹清狗注目，但周馆主盛意拳拳，着实难却……享儿，你替为师当那教头吧。”

陈享一听此言，顿生为难：“徒儿学艺未精，贸然出山，恐给师父丢脸。不若……让其他师兄去吧？”

陈远护道：“为师的所谓秘术，享儿亦已得八成矣，尚有何所畏呢？况且，享儿当教头，一则可光大我少林技艺，二则更可顺道物色有志人士，为反清复明，振兴少林储备力量。”

“徒儿学问肤浅，实恐有负师父所托。”陈享仍是犹豫，但眼见师父面生不满神色，连忙补充道，“徒儿愿竭尽全力，为师父分忧。”

陈远护闻言，脸上才现笑容：“既然如此，为师为你择日，送你进城。”

事已至此，陈享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
陈远护从袖中取出一本小册子：“这是少林寺的秘传药经，你带着，希望以后对你有所帮助。”

“义父，大事不好了。”青葵在屋外头惊惶叫嚷之声远远传来。

陈远护脸色一变，悄声道：“享儿，适才为师所言师承来历，万勿与外人道。”

陈亨道：“徒儿知道。”

陈远护示意陈亨出屋，拦住青葵，然后关门出屋：“青葵，何事慌张？”

青葵道：“‘武痴黄’又来挑衅，师兄们都挨他打了。‘武痴黄’说一定要见到义父，否则要放火烧馆。”

“他敢！”陈亨火起，“师父，还他一点颜色。”

三

缘福陈公祠。

祠堂内，一片喧嚣。

陈亨冲进来。

祠堂内，十数人叫嚷着围追堵截一条铁塔般的黑汉：“武痴黄，你给我们站住。”

陈远护沉声道：“发生什么事？”

“师父。”众人见师父现身，喜出望外，如遇救星。

“陈老兄，你终于肯出来了么？”武痴黄转身，冷冷而笑。

两名弟子趁机扑前，搂腰抱脚，不外乎要在师父面前争取好表现。谁知武痴黄双脚一跺，庞躯一颤，二人即如触电，站立不稳，纷纷颠扑倒地。

武痴黄哈哈大笑，破蒲扇般的大手一伸，拎住二人衣领，如老鹰擒小鸡：“小子也敢放肆！”

武痴黄一挥手，弃垃圾般将二人扔了，唬得众人手忙脚乱的接住师兄弟。

“武痴黄”是台山谭馆教头黄盈生的诨号，因其醉心武术，放人称“武痴黄”。

黄盈生对于缘福陈公祠设馆授徒，声誉日隆的陈远护很是不服，每年均下战书，要一决高下。但陈远护为人低调，从不应战，每每让黄盈生失望。

此次，战书下了好些天，陈远护毫无反应，黄盈生按捺不住，索性闯上门来。

“岂有此理，你也欺人太甚了。”陈享忍无可忍，要越众而出。

“享儿，别冲动。”陈远护心知来者不善，忙将他拦住。

黄盈生睥睨陈远护：“陈老兄，难道到现在，你还不肯出手么？”

陈远护微笑抱拳：“黄师父，你我习武，只为强身健体，何必非要一决高下？这岂非有违我辈习武宗旨？”

黄盈生脸上满是不屑：“什么强身健体，什么习武宗旨，我呸！陈老兄，难道你怕输？还是你所谓的‘佛家拳’实则不堪一击啊？”

陈远护脸色微变，但很快又堆起了笑：“黄师父，比武之命，陈某人实不敢从命。黄师父，可以请回。”说罢，示意陈享“送客”。

“黄师父，请。”陈享越众而前，不卑不亢。

黄盈生不瞧陈享，只冷冷斜睨陈远护：“老兄当真不肯赏光？”

陈远护抱拳：“黄师父，恕陈某不能奉陪。”

“好啊，我走。”黄盈生冷笑着，倏地手一伸，迅似闪电般地抓住陈享手足，“嘿”的一声高举过头。

陈享被其高举过头，仿似凌空，吓得众师兄弟惊啊出声。

“师兄……义父。”青葵花容失色，急跑到义父身旁，“义父，快救师兄。”

黄盈生大笑：“陈老兄，你再不出手，就别怪黄某无情了。”

陈远护眼见爱徒受制于人，心里一惊：“小徒年幼，黄师父何必为难他？何况这样，胜之不武。”

“要我不为难他，很容易……”黄盈生话犹未了，忽然哎呀一声，脚下踉跄，倒退几步，几乎站立不稳。

众人惊诧时，陈享已凌空飘然着地。

毫发无伤。

“师兄。”青葵惊喜不已，跑上前去，打量师兄，“你没事

吧？”

陈享神色自若：“我没事。”

原来，陈享受制于黄盈生时，趁其不备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以“挑筋手”猝执黄盈生之掌。黄盈生乍遭陈享一捏之下，恍如筋断，又似触电，不得不脱握。

陈远护眼见爱徒急中有智，禁不住捻须微笑。

黄盈生暴跳如雷，转视陈远护：“陈远护，明人不做暗事，你不敢跟我明斗，怎么突施偷袭？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！”他以为适才令他臂膀麻酸得脱握的，是陈远护突施偷袭。

陈远护道：“黄师父，以你武艺，如陈某偷袭，你岂会不知？”

黄盈生心下思量，陈远护所言非虚。自己习武多年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如陈远护突施偷袭，自己岂会不知？

困惑望陈享，稚子一名，莫非当真是他施的“挑筋手”？

“小子，你是谁？”

陈享道：“晚辈陈享。”

黄盈生冷哼：“陈享？你活得不耐烦了。”呼的，欺身近前，又要擒拿陈享。

黄盈生好歹亦算成名多年，竟让一个黄毛小子在他手上逃脱，顿觉脸上无光，急于在陈远护面前露一手，挽回些许脸面。

谁知陈享走避甚快，左右见机，以柔制刚，颇有四两搏千斤之势。

黄盈生讨不到半点便宜，心里想：这小子怎么如此厉害！

近年来，黄盈生纵横台山，未逢对手，此刻竟奈何不了区区一个稚儿陈享，气得怒吼如雷。暴怒之下，拳脚并用，瞧得青葵心惊胆颤，不断掩嘴，硬将“啊”塞回肚里去。

陈享腾挪闪躲，攻从避中取，实自虚处生，瞧得陈远护暗自欢喜。众师兄弟则觉吐气扬眉，高声叫好。

拳来脚往，数十个照面，黄盈生仍未能取胜，怒火更盛，瞧一个空档，狂吼一声，整个人腾空而起，“鱼跃冲击”，用铁头直

撞陈享。

青葵粉拳不禁紧握，想唤“师兄小心”，喉咙却像被什么堵塞住似的，怎么也唤不出声。

陈享不慌不忙，待黄盈生冲到跟前时，往后撤步，顺势在黄盈生后背击了一掌。陈享虽不用力，但其天生神力，体健如牛的黄盈生被打了个趔趄。

“好。”青葵终于吐一口气，鼓掌。

黄盈生羞愧难当，指着陈享：“小子，你使的可是‘佛家拳’？”

陈享道：“黄师父承让。”

黄盈生惨然叹息：“想不到黄某英雄一世，今日竟然败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手上……罢了，罢了。”转身欲去。

“黄师父，且慢。”陈远护示意陈享拦住黄盈生。

黄盈生愤然瞪视陈享：“小子，你要怎地？”

陈远护上前：“黄师父远道而来，不若留下喝杯酒，如何？”

黄盈生道：“你请我喝酒？”

陈远护诚挚道：“黄师父愿意留下，是陈某的光荣。”

黄盈生暴笑：“这么多年了，当真是黄某的鸡肠鼠肚。陈老兄，好，黄某认输了。”说着，长揖到地，“陈老兄，请受黄某一拜。”

陈远护扶住黄盈生：“黄师父，无需如此。”

谁想黄盈生蓦地以拳变掌，向陈远护胸膛击去。陈远护不曾预料黄盈生有此着，处变之际，迅疾出手钳住他手腕。

陈享等人瞧了，皆怒，恨不得上前助师父一臂之力，打倒那惺惺作态的黄盈生。

黄盈生一着失手，沉哼一声，又出鹰爪，向陈远护面门抓去。陈远护马步一蹲，随手一挥，即化解了黄盈生的“鹰爪”。黄盈生并不甘心，见上三路攻之不下，遂改攻下三路。然而，均被陈远护一一化解。

黄盈生眼见自己实非陈远护对手，纵身后退，拱手道：“陈